

藏語及其分類

原標題：《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2013-2014

作者：Nicolas Tournadre

原文出處：<http://www.nicolas-tournadre.net/articles>

文中常用語漢化名稱：

Bodic：泛蕃語（比蕃語大、蕃：bo）

Bodish：蕃語（比藏語大）

Tibetic：藏語

Pre-Tibetic：前藏語（比原始藏語更早的祖先、是構擬的）

Proto-Tibetic：原始藏語（所有藏語的直接祖先、是構擬的、簡稱 PT）

Old Tibetan：古藏語（吐蕃王國時期[7-9 世紀]使用的語言、常用古藏文或其轉寫表示、簡稱 OT）

Classical Literary Language：古典藏文（簡稱 CLT）

（腳註未漢化附在文後、原文有藏文注音未保留、漢化用於一般性學習、嚴謹研究請核實原文）

漢化：顧國林（古音小鏡站長 www.kaom.net）2024-03-18

1. 「Tibetic」的各種含義

作者們使用「Tibetic」一詞，但所指不同，他們用來表示藏緬語不同的語言級別（例如 Matisoff 2003、Beckwith 2006、Lewis 2009、Blench 2011、De Haan 2011、DeLancey 2012、Van Driem 2012、Noonan 2012 等）。根據作者的不同，「Tibetic」可以用來指一個相當於「Bodic（泛蕃語）」或「喜馬拉雅語」的高級別群，也可以用來指一個較低級別的群，如「Bodish（蕃語）」，或者更低級別的群，相當於「藏語或其方言」。

（漢化提示：習慣用-ic 表示大的語言群，用-ish 表示小的語言群，Bod 是藏系人群的歷史自稱，在吐蕃國興起之前就已使用）

「Bodic（泛蕃語）」，也被稱為「Tibeto-Himalayan」（Michailovsky 2011），包括許多東喜馬拉雅語言（如 Kiranti）和西喜馬拉雅語言（如 Kannaure、Almora），以及所謂的「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和「Bodish（蕃語）」（如 Tamang、Gurung、Bumthang、Tshangla 等），「Bodic（泛蕃語）」是一個「異質和表面」的語言群體（Van Driem 2011：31）。

「Bodish（蕃語）」，有時也被稱為「Tibeto-Kannaure」，雖然問題較少，但也沒有明確定義，它將所謂的「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Tamangic 語和其他一些語言如 Tshangla、Bumthang、Kurtoep、Bake 等合在一起。迄今為止，歷史比較方法還沒有提供能明確界定「Bodish（蕃語）」的共同創新。

我們只能同意 Matisoff（1989、1990）對構擬的告誡，或者 Van Driem 的說法，即「通過從低層級語言的較牢固構擬再到較高層級語言的構擬來探索藏緬語的譜係更安全可靠」（2011：37）。使用「Tibetic」一詞來取代定義不明的亞類別或缺乏科學標準的中間類別都是不合適的。

由於「Tibetic」一詞的含義多樣，除非有一個精確的定義，並且使用一致，否則它可能毫無用處。

2. 「Tibetic」的定義

由於各種原因，「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這個說法是不合適的，「Tibetic（以下翻譯為藏語）」一詞可以成為「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的較好代替。

首先，「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概念意味著主體的單一性。實際上，所謂的「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包含各種不能通話的語言。直到 20 世紀最後幾十年，許多學者仍將「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分為三大類：康、安多、衛藏（如果只考慮在中國發現的「方言」）或五大類：中部（衛藏）、東南部（康）、西部、南部和東北部（安多）。近年來，一些作者，如 Sun（2003a、2006、2007）、Suzuki（2009b、2009c、2009d、2011a、2011b）、Zeisler（2011、2012）、Haller（2000、2004、2009）、Chirkova（2005、2008b）等，提供了該地區語言和方言的新資料，他們的貢獻很大，使人們對藏語區的多樣性有了新認識。

其次，這些「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不僅是藏人自己說的，還有其他不認為自己是西藏人的族群，如 Ladakhi、Balti、Lahuli、Sherpa、Bhutanese、Sikkimese Lhopo 等，他們不稱自己的語言為「Tibetan dialects（藏語方言）」。相應的，我們不談論拉丁方言，而談論羅曼語，也不認為法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加泰羅尼亞語、羅馬尼亞語是拉丁語的各種方言。

隨著最近對許多新「語言」和「方言」的描述，藏語的學者開始意識到這個語言的驚人多樣性。單一語言的說法已不再可行，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一個語言家族（原文：language family），事實上，藏語在規模和多樣性上可與羅曼語族或日耳曼語族媲美。

因此，用「藏語」一詞來表示從「Old Tibetan（古藏語、簡稱 OT）」派生出來的一個定義明確的語言家族是非常方便的。古藏語是吐蕃王國時期（7-9 世紀）使用的語言，根據 Hill 的說法，「古藏語最初是在吐蕃王國的搖籃雅魯藏布河谷使用的」（2010：111）。雖然我傾向於同意這一說法，但很難劃定這種語言使用地區的精確範圍，也很難知道王國時期方言多樣性的程度。更有爭議的是 Hill 關於「Common Tibetan（所有現代語言的祖先）」和古藏語之間關係的評論：「因為在古藏語用於書寫的幾個世紀之後，藏語開始彼此分化，書面系統代表了一種比通過比較方法構擬更古老的藏語」（2010：112）。

古藏語與古典藏文（Classical Literary Language、簡稱 CLT）非常相似，後者保留了非常古老的拼寫。事實上，所有的現代語言不僅有經典藏文的規律對應，它們也共用一套核心詞彙和語法。

藏語家族屬於世界上一個較親密的語族圈子，它起源於一種與古老的文學語言相同或密切相關的共同語言。如同羅曼語之於拉丁語、阿拉伯語之於古典阿拉伯語、漢語之於中古漢語、現代印度語之於吠陀梵語等，關於原始語言和古代文學語言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只有少數這些例子。這些語言家族不僅對語言演化理論，而且對音變的類型學、形態學、句法都有重要意義。對藏語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一些被證實的聲音變化在歐洲語言中是沒有證據的。正如雅克正確指出的那樣，「關於語言演化的普遍模型必須考慮藏語，其樂趣遠遠超過漢藏語系」。

3. 藏語鑒定

因此，藏語的識別應該基於語音、形態句法和詞彙的一些標準，我們將在下面提到。對於所謂的「Bodish（蕃語）」以及西藏東部的嘉絨語和羌語，也可使用這樣的標準。由於政治、文化和禮儀的因素，這些藏緬亞群深受古典藏文和藏語口語的影響，與尼泊爾、印度和不丹的南喜馬拉雅「Bodish（蕃語）」一起，它們可以被認為屬於「藏文化圈」（原文：Tibetosphere），即藏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影響範圍。在「藏文化圈」使用的一些其他語言（如 Bake、Tshona Mönpa、Kheng、Kurtöp 等）有大量藏語借詞的存在，一開始可能會給人

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它們是藏語。

所有現代藏語都可視為直接源自古典藏文（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形式）或間接源自它（在地方創新的情況下），但「Bodic（泛蕃語）」和「Bodish（蕃語）」不是這樣。通過對音系、詞彙和形態句法標準的考察，我們可以對藏語歸類，除了第一印象之外，藏語與其他密切相關的「Bodic（泛蕃語）」和「Bodish（蕃語）」之間確實存在差距。

3.1. 語音

藏語在語音層面上有很大差異，例如，一些語言具有超音段特徵（音高、音調、吱吱聲、呼吸聲等寄生成分），而另一些保留輔音叢或其痕跡的語言則少有這樣的區別。

然而，與「Bodish（蕃語）」不同的是，所有現代藏語都與經典藏文有規則的語音對應。「藏語」的語音標準指出，一種語言與藏文典籍有大量同源詞是不夠的，這些同源詞應符合藏文的語音對應。音變的規律性是古典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基本規則，它非常適用於藏語家族，讓我們用兩個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說法。

①古典藏文的複聲母 LT 在現代各種藏語雖然不同，但它們絕對是有規律的，例如，我們發現如下對應：lta、rta、hta、tā、lhā等，如下面所示：

LTA「看」>
lta（Ladakhi、Balti）
rta（古老安多）
hta（創新安多）
tā（衛藏、康）
lhā（Sherpa）

LTOGS「餓」>
ltoks（Balti）
rtox（古老安多）
htox（創新安多）
tō?（衛藏、康）
lhō?（Sherpa）

可見，在這些藏語中，屬於複聲母 LT 的古典藏文的詞具有相同的語音形式。在上面的 LT 對應列表中，所有現代藏語形式都包含 t，除了 Sherpa 語有一個令人驚訝的形式 lh。為了檢查 Sherpa 語的歸屬，並確認它是一種藏語，我們發現所有從包含 LT 的古典藏文形式的詞在 Sherpa 都有對應的 lh。事實確實如此，單詞中的 LT，如 lta「看」、ltogs「餓了」（兩者見上面的例子）、lta-ba「肚臍」、ltas-mo「展示」等，都有預期的對應音 lh。

②藏語音變規律可以通過複聲母 SR 的對應來體現：ʂ、str、ʈ、s。

SROG「生活」>
ʂox（安多）
ʂok（Ladakhi）
stroq（Balti）
ʂō?（藏、Sherpa）

t̪oʔ or s̪oʔ (衛)
s̪oʔ (康)

SRUNG 「保護」動詞 >

ʂoŋ (安多)
ʂuŋ (Ladakhi)
struŋ (Balti)
ʂuŋ (藏、Sherpa)
t̪uŋ (衛)
s̪uŋ (康)

如上面兩個例子，現代音t̪是藏語中部（衛藏）的正常對應，通常會出現在包含 SR 開頭的單詞中，比如 sran-ma 「豆」、srang-lam 「街道」、srab 「馬位？」、srab-mo 「薄」、sreg 「燒」等。這個規律也有一些例外，但它們可能被解釋為來自其他語言的借詞，或者是受古典藏文影響。例如，單詞 srog 「生命」可能說成 sgi，這反映了閱讀的發音。

在一些藏語中，對應的語音可能與原始語言相差甚遠，但它們仍然是規則的，例如單詞：

KLAD-PA 「腦子」>

xlatpa (Balti)
lāpa (衛)
lēta (Sherpa)
lēp (Dzongkha)

在白馬語 (Zhang Jichuan 1997、Chirkova 2008a) 和許多南方康語言中 (Suzuki 2009a)，語音演變更為驚人。例如，在白馬語中 LAG-PA 「手」變成了 ia，LUG 「羊」變成了 y。然而，這些變化是完全有規律的，在白馬語中 L 首字母產生滑音，而第二個音節被省略。

藏語也產生了一些鄰近「Bodish (蕃語)」(如 Khengkha、Tamang 等) 沒有的語音限制，例如 ml、pl、ŋr 這些開頭在藏語中是不允許的，但在非藏語的「Bodish (蕃語)」中可以找到。

3.2. 詞彙

為了定義「藏語」，Nishi (1986: 849)、Beyer (1992: 7)、Michailovky 和 Mazaudon (1994: 2) 提出了使用「七」的簡單測試。在藏語中，與「七」對應的詞通常來自古藏文 bdun，而在其他語言中則不是這樣，即使在與藏語密切相關的藏區語言中也是如此。上述測試一般是有效的，可以作為初步標準。但數字總是可以借用的，在 Japhug (一種嘉絨語) 中，序數是從藏語中借用來的：β dumpa 「第七」< bdun-pa (見 Jacques 2004b)。

有時，現代詞有不同的詞源，但它們仍與古典藏文中有實證的詞同源，其含義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在各種藏語中，動詞「害怕」至少來自 5 種不同的詞源：

eeʔ (衛) < ZHED
t̪heʔ (藏) < BRED
t̪āʔ、s̪āʔ (康)、t̪āk (Hor)、ɕtɕax (安多) < SKRAG
dziʔ (Tö)、ziwa laŋ (Sherpa)、dziks (Ladakhi)、ziks (Balti) < JIGS
d̪o: (Dzongkha) < DROG

Tournadre (2005) 提供了藏語百詞列表，《藏語比較詞典》(Bielmeier 等正在編制) 包含數百個跨越各種藏語的詞根。

3.3. 語法

所有的藏語都有一些基本語法特徵，其中一些與鄰近密切相關的語言有很大不同。

「pronominalized 語言」包括許多屬於不同亞洲藏緬語系子群的語言，如羌語、嘉絨語和「Bodic (泛蕃語)」(Kiranti、Kanauri、Dolakha Newar)，但現代藏語沒有保留動詞一致系統。從藏緬祖先傳承下來的古老時態體貌變化已經在藏語中被一種與名詞化形式的動詞連用的助動詞系統所取代。大部分藏語發展出豐富的證據性和認知標記系統，這些標記出現在動詞後綴中。

古典藏語有一個 10 個名詞格構成的系統(參見 Tournadre 2010)，大多數現代藏語言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從古藏語繼承而來的名詞格系統，儘管大部分現代格系統都相當簡化，可能只使用四個格(作格、賓格、屬格和與格)。文學藏語中沒有分類系統，並且沒有一種現代語言發展出分類系統，儘管少數幾個稀有的分類系統以邊緣方式存在。

文學藏語中沒有詞法，現代語言中也沒有形成詞法體系，儘管有少數罕見的詞法存在。在各種藏語言中，具有同源的語法形式包括：

- (a) 否定前綴 ma-或 m(y)i-
- (b) 名詞化後綴-pa
- (c) 助動詞 yin、yod
- (d) 屬格和作格-gi、-gis

(漢化提示：對藏語語法不了解、這部分內容請研究者核實原文)

4. 原始藏語

有必要清楚區分前藏語(Pre-Tibetic)和原始藏語(Proto-Tibetic、簡稱 PT)。前者不僅是藏語的祖先，還是更高層級語言的祖先，這些語言可能部分對應「Bodish (蕃語)」，也可能追溯到更高級別的藏緬語群。過去，許多作者將原始藏語用來指代前藏語形式。

原始藏語的構擬結果通常與古典藏文的拼寫相似或相同。當然，現實情況要複雜一些。如 Sprigg 指出：「Shafer 會說，我們已經知道原始藏語長什麼樣子：它保存在藏文裡」，但他補充說「沒有哪本詞典能夠可靠地描繪某個特定時期藏文的語音」(1972: 556)。此外，如 Hill (2011) 指出的那樣，古老藏文的語音並未得到深入研究。

原始藏語主要語音特徵如下：

- ①保留原始藏緬語傳下的前綴。
(原文：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refixes inherited from Proto-Tibeto-Burman)
- ②y 前齒音和齶音的顎化。
(原文：The palatalization of dental and alveolar before y)
- ③m 後邊音變齒音。
(原文：The change from lateral to dental after m)
- ④出現了有區別性的送氣音。
(原文：The emergence of distinctive aspirated initial plosives)

(漢化提示：這裡說有 4 條，下面實際列出 5 條)

4.1. 前綴的保留

在藏緬語中，有許多形態前綴仍然清晰地發音，這些前綴很可能在原始藏語中還帶有一

個元音（參見 Matisoff, 2003: 97）。

原始藏語中常見前綴包括：*s(ə)、*d(ə)/*g(ə)、*m(ə)、*b(ə)。

它們在數字中體現尤佳：

*g(ə)-teik 「一」

*g(ə)-nyis 「二」

*g(ə)-su- 「三」

*b(ə)-zi 「四」

*l(ə)-ŋa 「五」

*d(ə)-ruk 「六」

*b(ə)-dun 「七」

*b(ə)-rgyat 「八」

*d(ə)-gu 「九」

*b(ə)-teu 「十」

動物和身體部位使用的前綴*s(ə)：

*s(ə)-dik-pa 「蝎子」

*s(ə)-bal 「青蛙」

*s(ə)-tak 「老虎」

*s(ə)-b-rul 「蛇」

*s(ə)-pra 「猴子」

*s(ə)-kra 「頭髮」

*s(ə)-nyin 「心」

*s(ə)-na 「鼻子」

其他前綴例如*d(ə)/*g(ə)、*m(ə)/*r(ə)也用於身體部位和一些動物：

*d(ə)-myik 「眼睛」

*m(ə)-go 「頭」

*r(ə)-na 「耳朵」

關於形態前綴*d(ə)狀況的討論，請參閱 Jacques (2008) 和 Hill (2011)。

4.2. y 前齒音和齶音的顎化

顎化是原始藏語主要特徵之一。在前藏語中，組合*ty、*sy、*ly 沒有顎化，但所有這些組合在原始藏語中都經歷了一次顎化，在文學藏語的拼寫中也是如此。關於顎音的具體語音狀態請參閱 Hill (2011)。所有現代藏語和方言都發生和發展了這些顎化。

*ty > tɕ

*g(ə)-tyik 「一」 > PT: *g(ə)- tɕ(h)ik > OT: gcig/gchig

*tye 「大」 > PT: * tɕ(h)e > OT: che

*b(ə)-tyu 「十」 > PT: *b(ə)-tsu > OT: bcu/bchu

*tyi 「什麼」 > PT: * tɕ(h)i > OT: ci/chi

在很多與藏語密切相關的「Bodic（泛蕃語）」和「Bodish（蕃語）」中，我們並沒有找到*ty 的顎化形式。例如 Bake 語（Basum lake）：ti 「什麼」、ti? 「一」，這反映了更接近前藏語階段的情況。

*sy > ɕ

*sya 「肉」 > PT: *ca > CLT: sha

*syas 「知道」 > PT: *ces > CLT: shes

*syang 「木頭」 > PT: *ciŋ > CLT: shing

很多「Bodish (蕃語)」如 Tamang、Kurtöp 並沒有經歷這種變化。

*tsy > tɕ

*b(ə)-tsyat 「切」(past stem) > PT: *b(ə)-teat > CLT: bcad

*m(ə)-tsyil-ma 「唾沫」 > PT: *m(ə)-tɕ(h)il-ma > CLT: mchil-ma

*m(ə)-tsin-pa 「肝」 > PT: *m(ə)-tɕ(h)in-pa、CLT: mchin-pa

*ly > z

*b(ə)-lyi 「四」 > PT: *b(ə)zi > CLT: bzhi

*lying 「場地」 > PT: *ziŋ > CLT: zhing

*ldi 「跳蚤」 > PT: *ldzi > CLT: lji、•ji

*s(ə)-lak(s) 「鐵」 > *l-sak(s) > *l-tsyak(s) > PT: *lɕaks > CLT: lcags

在原始藏緬語中，重要的創新之一是 l 音在 y 前面顎化（參見 Jacques 2004a），這個聲音規律被 Hill（2011：445）稱為「本尼迪克特定律」。這個最後提到的特徵在所有藏語中都存在，但在鄰近的「Bodish (蕃語)」(例如 Kurtöp /Hla: /和 Bumthap /lak/) 中卻不存在 (Michailovsky and Mazaudon 1994)。*bli 序列中的邊音也保留在許多其他「Bodish (蕃語)」甚至漢藏語系的語言中，比如 Kurtöp、Tshona (mtsho-sna) 和古代漢語 (見 Jacques 2004a)。(漢化提示：最後一句的「*bli 序列」不知所指)。

4.3. m 後邊音變齒音

從 *ml 到 *md 的變化發生在原始藏語中，在所有現代藏語中都有體現，比如：

*b/m-la 「箭」 > PT: *mda > CLT: mda•

一些與藏語密切相關的「Bodish (蕃語)」沒有經歷這個音變 (參見 Michailovsky 和 Mazaudon 1994)，Hill 將這種音變稱為「Bodman's 定律」(2011 年第 450 頁注 12)。

4.4. b 在鼻音 n 之前的同化

從 *bn 到 *mn 的變化也是原始藏語的一個特徵：

*bnans > PT: *mnans > OT: mnand 「控制」

*bnyan > PT: *nyan > mnyand 「聽」

Chang (1971) 發現了這一語音規律，Hill (2011：445-446) 提出將其稱為「Chang 語音規律」。

4.5. 獨特的送氣音的出現

原始藏語的另一個特點是塞音出現了奇特的送氣音，這一點已經由李方桂 (1933 年) 和 Jacques (2004b 年) 證明。根據 Shafer (1950-1951：772-773)，原始藏語中的送氣音最初並沒有區別。Hill 將送氣音的亞音位狀態稱為「Shafer 規則」(Hill, 2011：441-442)。在古藏語中，尤其是對於起始塞音來說，雖然出現了送氣音，但它還沒有形成一個系統。這早在 Shafer (1950-1951) 就已經注意到了。通過發現古藏文字拼寫中送氣和非送氣輔音之間的波動可以很容易地證明這一點，例如：

gcig/gchig 「一」
phyin-chad/phyin-cad 「從現在開始」
ci/chi 「什麼」
cu/chu 「什麼」

4.6. 原始藏語與古典藏語不符合的案例

對於一些詞語來說，傳統的拼寫方式與原始藏緬語並不相符。例如，對於詞 mig (眼睛)，安多語言中有一種形式為 $\gamma nj\grave{a}x$ 或 $mnj\grave{a}x$ ，一些南部康語言也顯示在唇音 m 之前有一個古老音的對應音 (Tournadre 和 Suzuki 正在研究)。因此，我們應該構擬原始藏緬語形式為 *d(ə)myik。幸運的是，在一些古老文本中存在一個古老的拼寫 dmyig。根據許多語言 (Tö、Balti、Ladakhi、Sherpa、Gyalsumdo、Lhoke 等)，我們應該將「花」構擬為 PT *mentok，而經典藏文則是 me-tog。幸運的是，在舊的文學藏文中也出現了 men-tog 這個形式 (參見 Hill 2007 年第 480 頁注釋 8)。

然而，並非總能如願以償。例如，對於單詞 sbom-po (大(繩子)?、原文: big (for rope))，根據一些 Tö 和安多 (Ngaba) 語言中存在「rompo」的情況，應將其構擬為 PT *s(ə)brompo。然而，在文學藏語中並沒有這個形式的記載。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正如 Tournadre 和 Suzuki 提出 (正在研究中)，我們雖然傾向於構擬原始藏語，但語音創新可能更好地解釋了這類現象。例如，「khang-pa」(房子) 一詞在安多、Khöpokhok、Minyag 康、白馬等語言中有時會出現前鼻化的現象 (Zhang 1997)，因此可將其構擬為 PT *nkhangpa。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語音規律可能提供更好解釋，這類帶有前鼻化的少數單詞 (例如「tshang」巢穴、「phreng」珠子、「tshang-ma」全部) 在這些方言中最初具有「-ng 結尾+送氣輔音開頭」，它們導致了前鼻化現象 (除安多 Machu 外)。因此，在進行原始藏語構擬時，我們必須謹慎，並且不能排除當地區域性創新的可能性。

Bielmeier 等人 (未發表) 提出了關於共同祖先構擬的類似問題：

「在許多情況下，語言的比較證據並不能直接追溯到藏文書面語，或者證據指向了藏文書面語之前的形式，使得藏文書面語只是一個「親戚」，而不是「祖先」，要麼我們必須接受某些語言內部發生了語音或語法變化。舉個例子，在藏文書面語中有 gyang (牆)，在所有藏語群體中都有規律性的詞源對應，但在 Balti 語中卻是 rgyang。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假設存在一個 Common Tibetan [PT] *rgyang，其中藏文書面語 gyang 只是後來分支之一。或者我們可以假設 Balti 語從 Common Tibetan [PT] *gyang 經過 r-前綴發展成為 rgyang，然後我們需要解釋這個前綴產生的原因。」

5. 藏族語言的地理分佈和地位

藏語主要在 5 個國家使用：中國、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此外，緬甸克欽邦有一種康語言 Sangdam。把所有的藏語加在一起，使用這些語言的總人數大約是 600 萬。但這個數字只是近似值，因為沒有精確可靠的人口普查。

以下是藏語及其使用地區的清單：

中國：

Ü-Tsang (衛藏)、Khams (康)、Hor (霍爾)、Amdo (安多)、
Kyirong、Zhongu、Khalong、gSerpa、
Khöpokhok、Palkyi [Pashi]/Chos-rje、Sharkhok、
Thewo、Chone、Drugchu、Baima (白馬)

巴基斯坦：

Balti

印度：

Purik、Ladakhi、Zangskari、Spiti、
Lahuli 或 Gharsha、Khunu、Jad 或 Ddad、
Drengjong [通常稱為 Lhoke]

尼泊爾：

Humla、Mugu、Dolpo、Lo-ke 或 Mustang、
Nubri、Tsum、Langtang、Yolmo、Gyalsumdo、
Jirel、Sherp [通常稱為 Sharwi Tamnye]、
Kagate [通常稱為 Shupa]、Lhomi、Walung、Tokpe Gola

不丹：

Dzongkha、Tsamang 或 Chocha-ngacha、
Lakha [也稱為 Tshangkha]、Dur Brokkat [在 Dzongkha 語中也稱為 Bjokha]、
Mera Sakteng Brokpa-ke

這個清單包含了近 50 種藏語，它們都來自古藏語。然而，語言和變體的總數肯定超過 200 種。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性，主要是由於藏語擴張和地理隔離導致，它們的多樣性一直被低估。

正如前面提到，其中一些語言是有聲調的，而一些則不是。儘管它們共用基本詞彙和語法，但在語音、形態、句法和詞彙等方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總體上說，上述列出的語言之間並不能容易理解，其中一些語言允許某種程度的相互理解，例如 Yolmo 和 Kagate（尼泊爾地區）或 Balti 和 Purik（印巴邊境地區）。

列表中的一些分類是相當多樣化的語言大群，比如安多、衛藏、康甚至 Ladakhi，其中包括數十種方言（參見 Zeisler 2011、Tournadre 和 Konchok Jiatso 2001、Tournadre 2005/2008、Tournadre 和 Jamborová 2009）。另一方面，列表中提到的一些分類幾乎沒有方言多樣性，例如 Jirel 語和 Sherpa 語。在列表中，大多數的分類與傳統地理和文化名稱有關，它們並不總是指具體的語言。在下一節中，我將提出一個基於地理語言連續性的藏緬語系分類，避免傳統分類中出現的問題。

除了一些例外，口頭藏語並沒有被標準化，也沒有經過重要的語言規劃。例如康語，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語言群體，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儘管如 Derge 被認為是有聲望的口音。少數語言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標準化，比如拉薩藏語，它是中部藏語（衛）的一種變體，通常被稱為 Spyi-Skad，意思是「共同語」。它作為地區性交流使用，並且也被稱為「標準口頭藏語」（Tournadre 和 Dorje 1998、2003）。這種「共同語」用於中部西藏（在安多和康則較少，主要由受過教育的精英人士使用），用於不同藏語和方言之間的口頭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印度、尼泊爾或其他國家定居下來的西藏移民，也在使用這種共同語。一些其他的藏語，如不丹語、錫金語或 Ladakhi 語也已經實現了相當程度的標準化。

如果我們考慮說話者的數量、聲望和政治地位，則可以確定以下主要的口頭藏語：衛藏、康、安多（中國）；Dzongkha（不丹）；Balti（巴基斯坦）；Ladakhi、Sikkimese Lhoke（印度）；Sherp（尼泊爾）。

該地區主要書面文字是古典藏文，已經成為整個藏區超過一千年來使用的書面文字。古

典藏文是苯教和佛教所使用的文字，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它在該地區發揮基礎性作用。在過去十年裡，古典藏文適應了現代通訊技術，如 Unicode 編碼、手機、E-mail 等，並在互聯網上獲得真正可見性和影響力。

現如今，在一些地區，尤其是在南喜馬拉雅山地區，古典藏文主要用於寺廟宗教，並因此常被稱為 Chos-Skad（法或宗教之語）。在巴爾蒂斯坦，由於該地人口在 15 世紀變為伊斯蘭，古典藏文逐漸不再使用，被波斯語和後來的烏爾都語所取代。在藏區（包括西藏自治區、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現代化形式的藏文被信徒和僧侶們用於所有書面用途，同時還有隨著過去 20 年影響力迅速增長的漢字書寫。因此，三個主要口頭交流的語言（衛藏、安多、康）通常不作為書面文字使用。與中國以外的藏區形成鮮明對比，在那裡，Dzongkha、Balti、Ladakhi、Lhoke、Sherp 已經發展出或正在發展出基於口語的書寫。這些新近創制出來的文字，與古典藏文（仍然在佛教寺院中使用）以及印度國內、各地區所使用的國家文字並存。

6. 藏語的內部分類

正如前面提到的，藏語區顯示出顯著多樣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山地、高原、喜馬拉雅阻隔來解釋，但這種多樣性也可能部分歸因於與非藏語言（尤其是「Bodish（蕃語）」、羌語、嘉絨語）的語言接觸。一些地區，如甘肅南部、四川北部、雲南西北部（中國）或 Ladakhi（印度），展示了非常複雜的方言分佈和複雜的等語線。「譜係樹」不容易應用於藏語系列，Sun 先生對傳統分類方法進行了正確批評：

「現在，令人遺憾的趨勢仍然存在：把次要的藏語劃給主要的藏語，它們依據共同的古代特徵（輔音叢、濁塞音、非雙元音等）或由於發展趨同而產生的全域相似性（音節減少、鼻化、聲調產生等）。所有不同的藏語，都應被直接歸入古藏語之下，成為其一級分支，除非有充分理由使得譜係樹具有層級結構。」（Sun 2003a: 796-797）

對整個藏語家族，最有影響力的分類之一是 Nishi（1986）提出的。他將其分為六大組：中部（或衛藏）、西部創新組、西部古老組、南部組、康組和安多組。這種分類與和 Biemeier 《藏語言比較詞典》（正在製作中）中使用的分類基本相似。主要區別在於康區被分為北康和南康兩個小組。

這裡提出的分類主要依據譜係方法，同時也考慮了地理、遷移和語言接觸因素（Chirkova、LaPolla 即將發表）。第 5 節列出的語言可以按照更高層次分成 8 個主要部分。每個部分都構成一個地理語言連續體，它們是：西北部（NW）、西部（W）、中央部（C）、西南部（SW）、南方（S）、東南（SE）、東方（E）、東北（NE）。

①西北區：Ladakhi、Zanskari、Balti、Purki（參見 Zeisler 2011 中的 Shamskat 和 Kenhat 亞組）。

②西區：Spiti、Garzha、Khunu、Jad。

③中央區：Ü、Tsang、Phenpo、Lhokha、Tö、Kongpo。

④西南區：夏爾巴人和吉瑞爾人以及沿中尼邊境的其他語言，如：Humla、Mugu、Dolpo、Lo-ke、Nubri、Tsum、Langtang、Kyirong、Yolmo、Gyalsumdo、Kagate、Lhomi、Walung、Tokpe Gola。

⑤南區：Dzongkha、Drengjong、Tsamang、Dhromo Lakha、Dur Brokkat、Mera Sakteng Brokpa-ke。

⑥東南區：Hor Nagchu、Hor Bachen、Yushu、Pembar、「Northern route」、Rongdrak、Minyak、「Southern route」、Dzayul、Derong-Jol、Chaktreng、Muli-Dappa、Semkyi Nyida（關於康區語言，請參見 Suzuki 2009a）。

⑦東區：Drugchu、Khöpokhok、Thewo、Chone、Baima、Sharkhok、Palkyi [Pashi]、Zhongu

(見 Suzuki 2009a)。

⑧東北區：Amdo、gSerpa、Khalong (見 Jackson 2006、2007)。

上述分區的內部，相鄰語言之間的互通性很好，但是內部兩個極端地區的語言之間存在問題。以中央區為例，衛和藏、藏和 Tö、Kongpo 和衛之間通常具有較好的互通性，但對於 Kongpo 和 Tö 來說，互通性可能受到限制。東南區和東區的互通性較低，並且某些南北康語之間互通性非常有限。同樣可以說，西北部 Ladakhi 語、Balti 語、Purki 語和 Zanskari 語等也是如此。因此，這八個部分可以被視為複雜的（準）連續語言。

許多作者在他們的分類中區分「brog-skad 牧民語言」和「rong-skad 農民語言」（例如，Gesang Jumian[1964] 2002），即社會語言學標準與地理標準重疊。牧民和農民之間的區別在八個部分中大部分都是相關的，尤其是在北區、東北區、中央區和西北區。「所有牧民（至少在西藏）都能通話」的觀點經常能聽到，但這是一個神話。一般來說，牧民語言比農民語言更保守些，但它們不同地區不能相互理解。Hor 和康牧民（東南區）無法輕鬆與 Tö（中央區）或安多（北區）的牧民交流。

7. 藏語區的民族和語言群之間的不重合

如第 2 節所述，藏語不僅被西藏人使用，還被印度、尼泊爾等不認為自己是西藏人的群體使用。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一樣，民族或國籍與他們所說的語言並不嚴格一致。大多數稱為「bod-rigs（蕃人）」或漢語稱為「藏族」的西藏人會說藏語，但少數西藏人的母語不是藏語，而是屬於嘉絨語、羌語或其他「Bodish（蕃語）」等藏緬語（參見 Poa and LaPolla 2007）。中國藏族以非藏語為母語的人群主要分佈在嘉絨等地區，在四川省甘孜州及阿坝州有很多這樣的少數民族語言，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嘉絨語的區域：Situ、Zbu、Tshobdun、Japhug、Lavrung、sTau、Geshitsa、sTodsde、Nyagrong Minyag 等。

羌語的區域：Qiang、Prinmi、Queyu、Zhaba、Guiqiong、Shixing、Namuyi、Ersu、Minyak、Lüzu 等。

「Bodish（蕃語）」的區域：Kongpo 地區有一種叫做 Basum 或 Ba-ke 的「Bodish（蕃語）」種類別。

這些語言大部分都受到周圍語言不同程度的影響，並深受漢文字長期以來的影響。

8. 語言接觸

藏語和很多其他語言有接觸，包括以下家族的成員：藏緬語（主要是「Bodic（泛蕃語）」、羌和嘉絨）、蒙古語、突厥語、印歐語（印度-雅利安、伊朗）以及 Burushaski。由於這些接觸，各地藏語在詞彙、語音學、韻律和形態句法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相反地，藏語也對周邊一些語言產生影響，尤其是西藏區域內的各種語言。自 20 世紀末以來，在現代教育和官方媒體的推動下，國家語言對該地區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中國境內，漢語普通話越來越多成為藏族人使用的第二語言，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在東部地區、中央地區，許多人在日常交流中將漢語的詞和語法與藏文詞和語法混合使用，出現了所謂「半綿羊-半山羊」的語言。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藏語區，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也成為了主導語言，它們在學校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尼泊爾語也逐漸成為尼泊爾以及印度錫金邦的主要語言。自 20 世紀末以來，英語已經在印度、巴基斯坦的藏族社群中傳播，並被精英階層所使用，它還在南高山地區許多學校中用作教育媒介。

9. 總結

藏語是一個緊湊且明確的語言家族，這些語言可以構擬原始藏語形式，後者通常與古典藏文非常相似，但並不總是完全相同。我提出了一種基於地理-語言連續體概念的分類方法，避免了傳統譜係樹的缺點，因為後者無法描述藏語家族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對藏語家族的認識，將有助於類型學研究者、比較研究者、漢藏學者、普通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可更好地理解藏語之間、藏語和藏文化圈其他語言之間的關係。

附：縮寫語

Am: Amdo

Ba: Balti

CLT: Classical Literary Tibetan

Dz: Dzongkha

Ho: Nagchu Hor

Kh: Khams

La: Ladakhi

Sh: Sherpa

Ts: Tsang

【正文部分結束】

腳註：

【1】 Aix-Marseille University and CNRS(Lacito). I would like to warmly thank Nathan W. Hill、Guillaume Jacques、Hiroyuki Suzuki、Randy LaPolla、Lauren Gawne and two anonymous reviewers、who read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for their relevant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2】 The Sino-Tibetan macrofamily groups together the Tibeto-Burman and Sinitic languages. I think it is more convenient and appropriate to call this macrofamily Sino-Tibeto-Burman(STB)、because it allows us to clearly include the Sinitic languages(whatever their status may be)when discussing general issues about the inner and outer classification of the Tibeto-Burman subgroup. However、in this paper、I will use the traditional taxon Tibeto-Burman (TB).

【3】 Bake or brag-skad is a language spoken near the Basum lake(brag-gsum mtsho)in the Kongpo area、less than 500 kms from Lhasa.

【4】 I use here the orthograph Khams(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Wylie transliteration and not the pronunciation)because the word Kham also refers to a Tibeto-Burman language spoken in Nepal and not related to Tibetan.

【5】 See Gesang Jumian [1964] 2002; Qu Aitang 1996. For a critical approach、see Sun 2003a or Tournadre 2005.

【6】 In many areas outside Tibet、such as the southern Himalayas、people speaking Tibetan-related languages sometimes call themselves Bhutia (འབྲུག་མི་ bhoTi)or Lamas (བླ་མ་ bla-ma).

【7】 Nor would we think of English as a dialect of German just because German and English belong to the Germanic family. However the term dialect is sometimes used in a broader sense and means related varieties : so、for example、one of the definitions of dialect given in the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http://www.merriam-webster.com/>)is one of two or more cognate languages: French and Italian are Romance dialects .

【8】 Although in some rare cases such as Baima or Khalong、a Qiangic substratum is a very

probable hypothesis.

【9】 The ideas elaborated in this paragraph were suggested by Guillaume Jacques, whom I thank.

【10】 Except maybe the Min dialects which bear more archaic features.

【11】 A few languages have old literary relatives but these literary forms can not be considered as (nearly) identical to the proto-languages: this is for example the case of the Runic inscriptions in relation to Proto-Germanic, Avestan and Old Persian in relation to Proto-Iranian, or Old Church Slavonic in relation to Proto-Slavic. In the case of Iranian or Slavonic languages, the Old Literary languages are precious to reconstruct the Proto-languages but their reconstruction is achiev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12】 I coined this term by analogy with the terms Sinosphere and Indosphere, proposed by Matisoff (1990). The people speaking rGyalrongic languages are all Ethnic Tibetans in that they identify with Tibetan ethnicity. A majority of speakers of Qiangic languages are considered as Tibetans and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such by the Chinese state. Other groups of Qiangic speakers are classifi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members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and the Pumi Nationality.

【13】 These examples provide the main reflexes for LT and SR in a sample of Tibetic languages. However, the reflexes given for one language are not exhaustive. They also depend on the dialectal variety. For example, the main reflex of SR in Amdo is /s/ but in Golok Amdo, the reflex is /t/. The same is true for other dialect groups, particularly for Khams.

【14】 See Nishi 1986.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rchaic and Innovative Amdo could also be referred to as Pastoralists Amdo versus Cultivators Amdo.

【15】 The latter example is the result of syllable merger.

【16】 While the cardinal numeral seven has remained a rGyalrongic cognate.

【17】 See also Etymological notes about widespread Tibetic roots in Tournadre and Suzuki (in preparation).

【18】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greement markers in Proto-Sino-Tibetan is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See e.g. LaPolla (1992, 1994) and Jacques who remarks: Some scholars such as Bauman (1975), van Driem (1993), or DeLancey (2010) argue that such a system must be reconstructed for Proto-Sino-Tibetan, while others such as LaPolla (2003) propose that the agreement systems found in various Sino-Tibetan languages are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2012: 83). There is a general consensus that agreement systems are absent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Jacques (2010) has mentioned what he believes is one single trace of agreement in Literary Tibetan, but the argu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slim evidence of a single verb form *zos eat(past)* are not convincing. Even if it were a trace of verb agreement, it already was reinterpreted in Old Tibetan as a tense phenomenon and did not function as a person agreement.

【19】 For example, Bake (brag-gsum skad) has a negation in *a-* which is an evidence that it can not be a Tibetic language. As we have seen above, the negation is always derived from *ma-* or *myi-*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There is much other phonological evidence such as the lack of palatalization of the dental **ti* or the fricative **si* or lexical evidences such as the words for meat and red which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 pandialectal roots respectively *sha* and *dmar*. Despite these anomalies, Bake was however classified as a Tibetan dialect by some authors such as Qu Aitang (1996).

【20】 In some works, the term Proto-Tibetan is used. It corresponds to the term Proto-Tibetic u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21】 Sagart and Jacques propose the reconstruction *s-m-rul for some earlier stage(p.c. also compare Hill 2011: 448).

【22】 See Jacques(2004a)and Gong(1977)for these reconstructions.

【23】 Both ji-ba and lji-ba are found in Classical Literary Tibetan. The Tshig-mdzod chen-mo [Great Tibetan dictionary] gives two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s for ji-ba and lji-ba, but they have certainly a common etymology. See also Beyer(1992: 78)and Zhang Jichuan(2009).

【24】 According to Matisoff's reconstruction(2003:

【50】 et passim).

【25】 This spelling does not appear in Classical Tibetan texts.

【26】 The phonological hypothesis was proposed by Suzuki(p.c.).

【27】 Website of the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ibetan Dialects(CTDT)、 now accessible at: <http://www.himalayanlanguages.org/cdtd>

【28】 Sun(2003b)uses Chos-rje but according to Suzuki(p.c.)dPal-skyid [Pashi] is better suited to refer to a group of four dialects which include Chos-rje.

【29】 Balti is traditionally written sbal-ti in Tibetan but Balti people write it and pronounce it bal-ti.

【30】 As mentioned earlier、 a couple of languages in the list might originally have a distinct substratum.

【31】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many authors have continued to use the expression Tibetan dialects instead of Tibetan languages (although Zeisler 2004 uses this term)or Tibetic languages .

【32】 The situation is again comparable to the Romance family. While some languages such as Romanian、 Spanish and French do not allow a basic conversation. Galician、 Asturian and Portuguese allow some mutual intelligibility. The same is true for Piedmontese、 Ligurian and Italian.

【33】 Sherpa for example has only five closely related dialects: Solu、 Khumbu、 Pharak、 Dram、 Sikkimese Sherpa. Jirel which is spoken by a small community of less than 5000 people in the area of a single village(Jiri)probably has no significant dialectal diversity.

【34】 The Common language or Standard Tibetan(spyi skad)should definitely not be called Lhasa Tibetan when it applies to the diaspora. There are some minor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diaspora common language and the Lhasa dialect.

【35】 These eight languages account 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speakers. The other Tibetic languages have generally a small number of speakers(from a few hundred to a few thousand thousand.)

【36】 Of course the literary language has undergone some evolution but it has preserved a very conservative orthography and grammar.

【37】 For example on Wikipedia、 Literary Tibetan has the ranking 135 among the 285 languag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ntries as of March 2012. See URL: <http://bo.wikipedia.org>

【38】 There are also political reasons not to call it Classical Tibetan.

【39】 The use of written forms of Amdo、 Khams or Ü-Tsang instead of Classical Literary Tibetan is not encouraged by many Tibetans as it would undermine their political unity.

【40】 Except in Baltistan(Pakistan)and in the Kargil area(India)、 mostly inhabited by Muslims.

【41】 The phonological isoglosse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They do not match with lexical or morphological isoglosses. 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find common innovations that would support a

cladistic approach.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pho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common to the Khams-Hor group or to the Khams sub-group. The traditional Stammbaum is also inappropriate in other languages of the Sino-Tibetan macrofamily (see LaPolla 2001).

【42】 See also Denwood (1999).

【43】 Kyirong is located in China but from both a geographic and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Kyirong is related to the South-Western dialects spoken on the Nepalese side and influenced by languages from Nepal (as shown by Huber 2005).

【44】 The north route includes Chamdo (Chab-mdo), Derge (sde-dge) and Kandze (dkar-mdzes).

【45】 The southern route includes Markham (smar-khams), Bathang (ba-thang), Lithang (li-thang)

【46】 The literary spelling of Chaktreng is phyag-phreng.

【47】 Se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entry on the Tibetan Wikipedia (<http://bo.wikipedia.org/wiki/???>): ??? Tibetan is spoken in Tibet. Generally, among the two varieties of pastoralists and cultivators, the dialects of pastoralists spoken in upper, middle and lower Tibet are indistinct. [...]

【48】 However, the speakers of these languages can often speak Amdo or Kham as a second language.

【49】 Often referred to as Pumi which is the Chinese name of this language.

【50】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on some of the neighbouring languages see Hill (2010: 112). About the influences of neighbouring languages on Tibetan see Laufer ([1916] 1987) and Denwood (1999).

【51】 I.e. the rGyalrongic languages as well as many Bodish and Qiangic languages. Some of the Tibetic languages such as Khalong or Zhongu have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eighbouring rGyalrongic or Qiangic languages, see Sun 2002, 2003a.

【52】 The Chinese dialect used by Tibetans may be a southwestern form of Mandarin, rather than Putonghua strictly speaking.

參考文獻：

- Bauman, James J. 1975. Pronouns and pronomi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Beckwith, Christopher I. 2006. Old Tibetan and the dialects and periodization of Old Chinese. In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d.),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I*, 179-200. Leiden: Brill.
- Beyer, S.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Reprint 1993. Bibliotheca Indo-Buddhica series, 116. Delhi: Sri Satguru.
- Bielmeier, Roland et al. in preparation.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ibetan Dialects*. Vol. I: Verbs, Vol. II: Nouns. (Preprint no. 1 1997).
- Blench, Roger. 2011. How nominal affixes in Austroasiatic and Sino-Tibetan can help us understand Niger-Congo noun classes. Paper given at the 41st CALL conference, Leiden 29-31 August 2011.
- Chang, Betty Shefts. 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2: 623-763.
- Chirkova, Katia. 2005. Báimǎ nominal postpositions and their etymolog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8(2): 1-41.
- Chirkova, Katia. 2008a. On the Position of Báimǎ within Tibetan. In Alexander Lubotsky, Jos Schaeken, and Jeroen Wiedenhof (eds.), *Evidence and Counter-Evidence. Essays in Honour of Frederik Kortlandt*, vol. 2, 69-91. Amsterdam: Rodopi.
- Chirkova, Katia. 2008b. Báimǎyǔ shìzhèng fānchóu jíqí yǔ Zàngyǔ fāngyán de bǐjiào [Evidentials in Baima and Tibetan dialects compared] *Mínzú yǔwén* 3: 36-43.
- Chirkova, Katia. in press. 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In Cao Guangshun, Redouane Djamouri, Hilary

Chappell, and Thekla Wiebush(eds.).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ibetan Dialects(CTDT) , now accessible at : [http : //www.himalayanlanguages.org/cdtd](http://www.himalayanlanguages.org/cdtd) DeLancey, Scott. 2010. Towards a history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Himalayan Linguistics* 9(1): 1-39.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529- 564. 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van Driem , George. 1993. The Proto-Tibeto-Burman verbal agreement syste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6(2): 292-334. van Driem, George. 2011. Tibeto-Burman subgroups and historical grammar. *Himalayan Linguistics* 10(1): 31-39. van Driem, George. 2012. Etyma , shouldered adzes and molecular variants. In Andrea Ender , Adrian Leemann and Bernhard Wälchli(eds.).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 335-36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Gesang Jumian and Gesang Yangjin. 2002. *Zàngyǔ fāngyán gàilùn*. Beijing: Minzu chūbǎnshe. Gesang Jumian. 1964. *Zàngyǔ fāngyán gàiyào* [Concise presentation of The Tibetan diale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 Haan, Ferdinand. 2011. Semantic Distinctions of Evidentiality. In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Munich: 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 chapter 7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 //wals.info/chapter/77](http://wals.info/chapter/77) Accessed on 2013-03-17. Haller , Felix. 2000. *Dialekt und Erzählungen von Shigatse*.(Beiträge zur tibetischen Erzählforschung 13.)Bon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Haller , Felix. 2004. *Dialekt und Erzählungen von Themchen :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Beschreibung eines Nomadendialektes aus Nord-Amdo*.(Beiträge zur tibetischen Erzählforschung 14.)Bonn :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Haller , Felix. 2009. Switch-reference in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2(2): 45-106. Hill, Nathan W. 2007.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Voiceless Consonants in Old 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2) : 471-493. Hill , Nathan W. 2010. An overview of Old Tibetan synchronic pho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8(2): 110-125. Hill, Nathan W. 2011. An Inventory of Tibetan Sound Law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Third Series)*21(4): 441-457. Huber, Brigitte. 2005. *The Tibetan Dialect of Lende(Kyirong)*.(Beiträge zur tibetische Erzählforschung 15). Bon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Jacques, Guillaume. 2004a. The laterals in Tibetan. Paper given at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Thimphu, Bhutan, 1-3 December 2004. Jacques , Guillaume. 2004b. *Phonologie et morphologie du Japhug*. Paris : Université de Paris dissertation. Jacques, Guillaume. 2010. A possible trace of verbal agreement in Tibetan. *Himalayan Linguistics* 9(1): 41-49. Jacques, Guillaume. 2012. Agreement morphology: the case of rGyalrongic and Kirant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 83-116. LaPolla, Randy J. 1992.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5(2): 298-315. LaPolla , Randy J. 1994.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7(1): 61-80. LaPolla , Randy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R. M. W. Dixon and A. Y. Aikhenvald.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 225- 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Polla , Randy J. 2003.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 22-42. London: Routledge. LaPolla , Randy J. in press.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and Alan Timberlake(eds.). *What's Where Why?*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Laufer, Berthold [1916] 1987. Loan 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17: 404-552. Reprinted in Hartmut Walravens and Lokesh Chandra(eds). *Sino-Tibetan Studies II*, 483-632. New Delhi: Rakesh Goel. Lewis M. Paul. 2009.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xteenth edition.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http://www.ethnologue.com>. Li, Fang-Kuei.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2): 135-157. Matisoff, James A. 1989. A new Sino-Tibetan root *d-yu-k BELONG / TRUST / DEPEND / ACCEPT / TAKE, and a note of caution to megaloreconstructionists. In David Bradley, Eugénie J.A. Henderson, and Martine Mazaudon(eds.). *Prosodic Analysis and Asian Linguistics: to honour R. K. Sprigg*, 265-269.(Pacific Linguistics C-10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tisoff, James A. 1990. On megalocomparison. *Language* 66(1): 106-20.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online(<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dialect>)Michailovsky, Boyd. 2011. Les langues tibéto-birmanes. In Emilio Bonvini et al.(eds.). *Dictionnaire des lang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ichailovsky, Boyd and Martine Mazaudon. 1994.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Languages of the Bumthang Group(Bhutan). In Per Kværne(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vol. 2, 545-557. Oslo: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Nishi, Yoshio. 1986. *Gendai Chibettogo hōgen no bunrui [A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1(4): 837-900 Noonan, Michael. 2012.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ominalizers in the Tamangic languages.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arsta and Janick Wrona(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oa, D. and Randy J. LaPolla. 2007.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In Osahito Miyaoka and Michael E. Krauss, *The Vanishing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337-3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Qu Aitang. 1996. *Zangzu de yuyan he wenzhi*. Beijing: Mǐnzú ch ū bǎnshè. Shafer, Robert. 1950-1951. Studies in the Morphology of the Bodic Verb.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 702-724, 1017-1031. Sprigg, Richard Keith. 1972. A Polysystemic Approach, in *Proto-Tibetan Reconstruction, to Tone and Syllable-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5(3): 546-587. Sun, Jackson T. S. 2002. Perfective stem renovation in Khalong Tibetan. Paper given at the 8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Bern, 19-22 September 2002. Sun, Jackson T. S. 2003a.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Zhongu: A new Tibetan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 769-836. Sun, Jackson T. S. 2003b. Qiújí zàngyǔde yǔyīn tèzhēng. *Mǐnzú yǔwén*(6): 1-6. Sun, Jackson T. S. 2006. Special Linguistic features of gSerpa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 107-125. Sun, Jackson T. S. 2007. Perfective stem renovation in Khalong Tibetan. In Roland Bielmeier and Felix Haller(eds.).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Suzuki, Hiroyuki. 2009a.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 of the Tibetan linguistic geography -- a case study in the Ethnic Corridor of West Sichuan. In Yasuhiko Nagano(ed.). *Linguistic Substratum in Tibet -- New Perspective towards Historical Methodology*(No. 16102001)Report, vol. 3: 15-34. Suzuki Hiroyuki. 2009b. Deux remarques à propos du développement du ra-btags en tibétain parlé. *Revue d'étude tibétaine* 16: 75-82. Suzuki Hiroyuki. 2009c. Origin of non-Tibetan words in Tibetan

dialects of the Ethnic Corridor in West Sichuan. In Yasuhiko Nagano(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71-96. Suit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Suzuki Hiroyuki. 2009d. Tibetan dialects spoken in Shar khog and Khod po khog. East and West 59(1-4): 273-283. Suzuki Hiroyuki. 2011a. Deux remarques supplémentaires à propos du développement du ra-btags en tibétain parlé. Revue d'étude tibétaine 20: 123-133. Suzuki Hiroyuki. 2011b. Phonetic analysis of dGudzong Tibetan: The vernacular of Khams Tibetan spoken in the rGyalrong area. Bulletin of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35(4): 617-653. Suzuki; Hiroyuki, 2012. A propos du terme riz et de l'hypothèse du groupe dialectal Sems-kyi-nyila en tibétain du Khams. Revue d'étude tibétaine Vol 23, 107-115. Tournadre, Nicolas. 2005. L'aire linguistique tibétaine et ses divers dialectes. Lalies 25: 7-56. Tournadre, Nicolas. 2008. 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 / Disjunct in Tibetan. In B. Huber, M. Volkart, P. Widmer, P. Schwiieger(eds).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asbek. 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vol 1, 281 - 30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Tournadre, Nicolas. 2010. 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From sacred grammar to modern linguistics.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 87-125. Tournadre, Nicolas and D. Jamborová. 2009. Taxis: Temps déictique, temps relatif, ordre sequential. In proceedings of Románske štúdie: súčasný stav a perspektívy [Études romanes: situation contemporaine et perspectives], 26. - 27. marca 2009 v Banskej Bystrici Studia Romanistica Beliana, 458-466. Banská Bystrica. Tournadre, Nicolas and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Person and Evidence in Himalayan Languages [Special issu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177-239. Tournadre, Nicolas and Sangda Dorje. 1998. [Reprints 2003, 2009]. Manuel de tibétain standard, langue et civilisation. Paris: L'Asiathèque. Tournadre, Nicolas and Sangda Dorje. 2003.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Ithaca, New York.: Snowlion. Tournadre, Nicolas and H. Suzuki(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K. Gyatso, X. Becker). in preparation. The Tibetic languages.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Zeisler, Bettina. 2011. Kenhat, the dialects of Upper Ladakh and Zanskar. In Mark Turin and Bettina Zeisler(eds.). Himalay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Studies in Phonology, Semantics, Morphology and Syntax, 235-310. Leiden: Brill. Zeisler, Bettina. 2012. Practical issues of pragmatic case marking variations in the Kenhat varieties of Ladak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5(1): 75-106. Zhang Jichuan. 1997. Particularités phonétiques du Baima.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1): 131-153. Zhang Jichuan. 2009. Zàngyǔ cízú yánjiū [Tibetan Word Family Research]. Beijing: Shehui kēxue chūbǎnshe.

【全文結束】